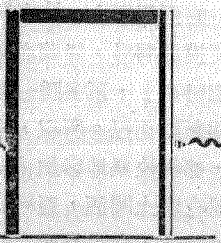


↑ 彩國國本堂相之之之



「窗內的歌聲」後記

·老六·

在母親五十二歲的生日能够出版這本集子，心裡感到莫大的安慰。

做母親的孩子做了二十多年，一直這樣安穩的過去，雖然常常想到母親的皺紋漸深，頭髮漸白，但為了一個理想和一個期望，不得不忍住一些憂愁和一些煩惱。

有時看到母親流淚，我的心也流淚。但想到母親只有一個孩子，而那個孩子在她瞳孔中且有着深深的倒影，我便會拭去淚水，會更堅強地站立起來，笑着面孔迎向世界。

我跟了母親二十幾年，我一直是快樂着，而母親卻不曾快樂過。想來母親也是够不幸的，從六歲做養女就一直奔波到現在。可是她總是一個人奮鬥，一個人掙扎，雖然有時她會流淚，但她總是不會低頭。想到這些，我就有一種抖擻的感覺，一種不敢回顧的意念。

忽然想到母親的生日到了，也忽然想到送給母親一份禮物——一份永恆的禮物。因此，我想到收集六年來的作品，挑選二十五首出版一本集子。

我不管會有多少人看到這本詩集，我只要母親看到就好了；我也不管會有多少人對我微笑，我只要母親對我微笑就好了。我相信母親會微笑的（雖然她很久沒有笑過），因為她會聽到她的孩子正親切地呼喚她，在她的生日。

不過，這本詩集的經費也够傷我的腦筋，所幸同班黃炳祥同學給我很大的幫助，使我有信心來克服這個困難。這些日子我們共同多方奔跑，共同辛苦地策劃。想到這裡，直到深夜都不能入眠。

非常感謝黃治國學長為我設計這樣美的封面。

也感激楊正雄兄來信鼓勵和多方指導。

最後，我對大家的愛護和關懷都表示萬分的感激，我沒有什麼可以報答諸位的，在此，謹以這本詩集贈給您們——喜歡我和被我喜歡的人們。

朱司令不但沒有生氣，還伸着手，笑着說：「你啃呀！使力啃！咱不痛……」

話還未說完，就被徐彩虹迎胸用頭一撞，一屁股坐跌在地上去了。

躲藏在床下的余大宏，見一個屁股落下地來，看準是朱司令了，就連開了三槍，把這個軍閥打在地上。表弟劉少亭，也在這時對準小門放槍；余大宏從床下爬出來，又對準朱司令的頭頂，補發一槍，打翻了煤油燈，往門外就跑。

小門口的衛士，聽到槍聲，推開小門，見後山上放槍，不知是兵變還是被人包圍，不敢衝進小天井來。余大宏就在這時，奪門而去，逃往後山去了。

表兄弟兩人逃離了徐家祠堂，二十分鐘之後，才聽到一陣陣的機槍聲，對準後山發射。那裏還能射中這兩個青年呢？

余大宏和劉少亭星夜摸回余家莊，不敢露面。過了幾天，風聲很緊，表兄弟兩人，就移往深山遠

村躲避去了。

又過了十多天，劉毛牛大伯，從劉家莊趕來，說新換來的司令叫孫國英，強迫百姓，家家擺香案歡迎他。那孫國英是朱雄的同學，聲稱要替朱雄報仇，先把徐占魁，李五娘和林副官槍斃了，又接收了徐彩虹，算是肥水不落外人田。現在正在東村捉人，說要尋找「真兇」；但是，嚇得起兩百塊袁大頭的中產人物，通通釋放了。關着的是幾個窮人；傳說將來要在窮人中，胡亂指定幾個人是「真兇」；又說大戶人家的錢多，要慢慢的才榨得出來。所以，還關着幾個大地主。看樣子劉家莊也不能倖免，每一家的「當家人」都逃跑了。

劉毛牛大伯的意思是說，劉少亭和余大宏必須遠走高飛，不要給軍方知道，以免荼害余家莊。表兄弟兩人還想去刺殺新司令孫國英，聽到毛牛大伯說，孫國英早有防範，去也殺不掉他。

余大宏和劉少亭，祇好步行到長江北岸，偷渡銅陵，搭民船到蕪燕，換船到上海去了。

黃治國



外行人 看台中的建築

臺中是個好地方，既少大都會的聲色犬馬，也不若鄉下之平淡無奇！可以說是大不大，鬧中有靜，靜中又可以取鬧，怡到好處。加以空氣新鮮，無煤煙之災，一年到頭，多的是風和日麗的好天氣，不像臺北又擠又亂又髒。既沒有基隆的連宵悒雨，也沒有新竹的飛砂走石，正是您可以安心向學的理想所在。

但是臺中沒有像樣子的建築，沒有一座能令您賞心悅目的傑作，走遍大街小巷，儘管市井繁榮，新厦林立，却沒有一座值得駐足三看的。

且看用紅磚建成的臺中車站，大概要數臺灣最

老式的車站之一了，它那紅裡透黑的外層，紅色的成份比黑色的成份要少，整座建築一無特出之處。位在臺中附近的幾國衛星城鎮如員林、彰化、豐原等都已先後改建完成，不知鐵路局那一天才能輪到向臺中車站開刀呢。

公路局總站當年建成的時候，據說很受各方讚賞，譽為最標準的公路車站之一，現在看來，也還不錯，不過就建築物論，它還是屬於小型的，不值得多談。

談到我們的衙門——臺中市政府大廈，那灰色的外表，雖幾經粉刷，仍掩蓋不了它的龍鍾老態，

劑

其內部陳設，更不能瞧，一付破落景象，如果有人請我競選臺中市長，先看它那個樣子，就真不想坐那「寶座」哩！

噴水池有什麼好看

市府前的那座噴水池，看起來有點笨笨的樣子，這也許是因為它嫌大了一些，池壁嫌厚了一些。而那噴水部噴出來的「水柱」比三歲小孩的小便粗不到那裡去，立見寒酸之相，更談不上美觀與氣派了。

臺中公園那一座也犯了同一的毛病，我真不知道何以許多人在未考慮到「水壓」的問題前，還那麼熱衷於噴水池的建造？老實說以那樣細的「水柱」，怎會美得起來？造一座噴水池，除了池子本身的建造外，如果不就加強水壓的問題作一完美的附屬設計以及長遠的打算，有不如無，像電影上常見的那一些美麗噴泉，豈是我們這般小兒科所能選得出來的？所以與其造個寒酸相的噴水池，還不如就請員林的那位玫瑰大王——張某祥先生來設計一個玫瑰花圃來得實際些。

最近才完成的那一座位於車站廣場的噴水池，比起以上兩座來，要算是較令人滿意的匠心之作了，雖其「水柱」之細依然不改，不過它一下子弄上好幾十條水柱，就顯得有點可觀了，只可惜我們小兒科的毛病一時仍改不了，那些用作噴嘴的鐵管，偏偏又是極易生鏽的東西，不過幾個月下來，噴水口已有大有小，使得噴出來的水柱，有細有粗，有做分叉狀，有做扁平狀，參差不齊，破壞了整體的美，如能預先採用不銹鋼之類，豈不理想？

女性建築

臺中的首輪電影院要算東海最新最好，雖然比不得臺北的幾家大戲院，但也算是很够標準的了，不過它的內部設計和外部結構還予人以不成熟與有欠穩重的感覺，與此相較，另一家森玉戲院就好多了，只可惜它也是小型的。此外如豐中戲院和中東戲院等自經改裝以來，已經煥然一新了，尤其是豐中戲院的內部設計，別有一番苗頭。至於臺中和成功兩家，又老又舊，早就該改建了。

值得一提的是東海和豐中的內部佈置都是出於同一位王姓設計師之手，此公原不是建築師出身，但却對造型和色調的配置，特具異稟，臺中的幾家著名咖啡廳都是他的傑作，其中南夜尤其可以說是他的代表作，他的優點是善於陳設和組合各種零碎的圖象，造型極為活潑，色調尤為鮮艷，予人以柔

和的美感，但是他似乎是較宜於咖啡廳，戲院一類的設計，這一點可以從南夜的外型設計上明顯地看出來，最近在森玉戲院對面正大興土木的那一家咖啡廳，看樣子又是他的傑作，從掛在路邊的那一張透視圖上看似乎又勝南夜一籌，但是他的設計畢竟都是屬於「女性的」，大建築當非其所長。而美國式的那種「男性的」粗線條的豪邁的建築風格則非區區臺中所得一見。

廁所建築

就看那幾座陸續完成的所謂「××大樓」吧！大則大矣，高則高矣！却是難得叫人肅然起敬的。譬如東海大樓和綜合大樓，它們都顯得太缺少「曲線」些，其正面平得像「飛機場」，毫無動人的「成熟風韻」，剛建成不久的合作大樓則又顯得瓷磚的顏色似太濃了些。

提到瓷磚就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臺灣目前的建築界正被這一股歪風吹得一踏胡塗，人家外國是拿來貼廁所的，我們却拼命拿來貼花臉，我不是反對瓷磚，但你若能貼得像那座高聳的電信大樓一樣高級倒也罷了，却不幸貼得儘是像中山路和平街交界處的那一庭，好不令人惡心也。怪不得我們的建築要被外人譏為「廁所建築」了，真是奇恥大辱者。

最後再讓我回來談談本學院的建築。憑良心說，我們的校舍不能不算考究，最低限度地板還都是磨石的，但最可惜的是它缺少其所以是中國醫藥學院的那種特異「風格」，如果一所建築物令人有似曾相識之感或甚至是到處可以有此相似的建築，那就完了。看東海大學的那一座「魯斯紀念教堂」最是有獨特風格的表帥，因為全世界僅此一家，別無分號也。所幸我們的庭園設計還不太差，置身其中，實多輕鬆愉快之感。

幹建築這一行似乎是世間少有最令人寫意的行業了，因為他們花別人的錢，塑造自己的美麗作品，只可惜時下一般出錢的老板們，他們的欣賞力多不高明，他們捨得花大錢買一些難看的建築材料，却捨不得多花些小錢請一位高明一點的建築師，這實在是很令人遺憾的事。

奉勸各位，將來如果行有餘力，準備大興土木千萬得請一位好建築師，並即委以全部信任，讓建築師完美的意象得以充分發揮，則您將不難獲得一所像「傷風克」林老板的住宅一樣的「寶宮」住了。

「藥學年會」有感

思良

臺灣光復以來，由於經濟繁榮及社會安定，促使各方面均有長足的進步。在這些進步當中，最令人欣慰的莫過於學術研究的風氣日盛一日。我們常可以在報章雜誌上看到學術論作的發表，以及各種學術年會的舉行，中國藥學會暨臺灣省分會年會即屬此性質的學術團體之一。

五十四年度藥學會年會，已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假臺大醫學院禮堂召開。（目前中國藥學會及臺灣省分會的年會係合併舉行）。本屆大會由總會理事長孫雲燾博士暨省分會理事長許鴻源博士分別主持。典禮簡單而隆重，雖然會場外沒有廠商引人入勝的摸彩，供免費試用的多采多姿的藥品，以及儀器展覽；場內也缺少高級長官蒞臨指導，然而會議的進行既輕鬆且愉快。大會中除會務報告外，尚研討藥局管理、衛生檢驗及修改會章等事項。之後，並邀請日本九州大學藥學部部長塚元久雄博士及我國名生藥學家那琦博士特別演講。這位享譽國際的藥品體內吸收權威學者——塚元久雄博士講題是「藥物之代謝與毒性」。他說：「要理解藥物之毒性，須先知道該藥物在生物體內之代謝。換言之，沒有藥物代謝之知識，不能論及藥物之毒性。」「藥物代謝的研究對醫藥品、食品添加物、農藥、及化粧品等之創造有莫大幫助……」等理論，深獲與會人士的贊賞。塚元久雄博士同時亦以日本國藥學界代表的身份前來祝賀我國藥學會的盛典。那琦博士乃以他去年三月榮獲日本京都大學藥學博士的研究論文：「臺灣產山藥之生藥學研究」為講題。那博士從事於臺灣省產山藥之調查研究已有七年之久，常赴本省南部、中部及東部各山地採集山藥原植物，並調查山藥加工工廠、山產行、訪問中藥店，數年辛苦始獲完成此一研究。我們都知道那博士曾任本學院首屆藥學系主任。以往學院在風雨交加中，他領導本學院藥學系同學，不受外界的影響，培育這棵幼苗成長與壯大。可惜學院太多的波動促使他

身退了，如今他為臺北醫學院專任教授，偶爾回本學院兼兼課。我們一直認為院方未能將好的教授想辦法聘為專任是一件遺憾的事。

年會中最主要的就是論文宣讀；顯然地，此仍是藥學界同仁一年來研究心得的報告。本屆論文的提出計有三十七篇；分別由臺灣省衛生試驗所，臺灣必治妥研究所、臺大藥學系、高醫藥學系、北醫藥學系、國防醫學院藥學系、中國文化學院、中國化學製藥公司、東南製藥廠等單位所提出。我們總覺得歷年來，本學院在這方面的表現未免過於「禮讓」和「謙虛」！因為本學院努力了七、八年的：「中西醫藥一元化、固有醫藥科學化」目標，至今却未見些許顯然的成果，相反地，我們應該做，而且我們也能做的工作，如今還是拱手讓人，我想這是本學院一切都在欣欣向榮，邁向前程中，一件足使我們感到靦腆、傷心而極需「後來居上」的事。會後筆者曾私下訪問一位與會且在本學院兼課的某博士教授，懇求他能給予同學們這方面的指導，可是他以為：研究工作是需要經費的維持和專家的指導下方能進行，否則單靠個人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所以我們希望學院能重視研究的設備，同時禮聘專任教授。否則一個學院倘使僅對外界顯耀一學期能節省多少開支，相反地在研究方面鮮有成就，我想學生們亦不會感到太多的光榮。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希望明年度的年會，我們的系主任和教授們也能像其他學院一樣，率領我們的同學在年會上傲然地宣讀我們一年來的研究成果，不要模仿過去秘而不宣，讓人們也曉得我們具有「秘方公開」的雅量。

其次讓我們來談談「藥學會」這個團體的組織。「藥學會」的雛形始於民國初年，當時藥學界的人士會有中華藥學會的組織，它和中國醫學會相似，均為學術研究團體。及至抗戰開始，社會秩序慘遭破壞，政府規定人民團體必須重新登記，中華藥